

福建史论探

● 纪念朱维幹教授论文集

史

主 编 唐文基

副主编 程镇芳 陈元煦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史论探

● 纪念朱维幹教授论文集

● 主 编 唐文基

● 副主编 程镇芳 陈元煦

● 福建人民出版社

● 一九九二·福州

(闽)新登字01号

福建史论探

纪念朱维幹教授论文集

主编 唐文基 副主编 程镇芳 陈元鼎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2.75印张 5插页 298千字

1992年12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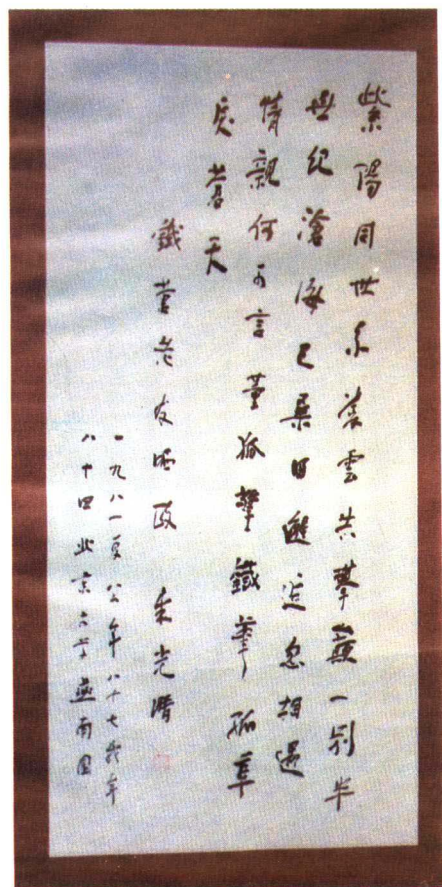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50

ISBN 7-211-01922-0

K·119 定价: 10.85元

百岁老人朱维幹教授



著名学者朱光潜教授赋诗
赠同窗挚友朱维幹教授

序

早在50年代，我与维幹先生共事福建师院，过从甚密，算是老友。今年3月5日，他荣登天国，突闻哀讯，我的心里当然是很不平静的，先涌上我心头的是悲伤。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悔人不倦的师友而深深地哀悼。但时间不能倒流，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就应该说些论定和纪念的话。日前福建师大历史系为编辑出版先生的纪念文集，嘱我草一弁言，虽力不从心，还是欣然接受，借此机会，缀数言，序之书，以示对先生不可忘却的怀念。

先生系闽省史学界的耆宿，堪称一代史学大师。一生博览群书，对历史极饶兴趣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始终笔耕不辍，著述宏厚。80年代问世的《福建史稿》，洋洋数十万言，是先生几十年的心血结晶。他以不虚不妄，求实求真的严谨治学态度，给后人留下富有创见性的力作。我深佩先生熟于乡邦文献，又善于广收博采，寓论于叙述史事之中。对学术歧见，不作调人，不固守成说，敢于独树一帜，乃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。凡经他殚精竭虑而阐发的诸多新颖观点，犹如空谷足音，弥足珍贵，不仅给后学者以启迪，而且有利于“百家争鸣”，其学术价值可谓高矣！

先生既勤于著述，又笃于教学。从20年代起，就开始了粉笔生涯，足迹遍闽、浙、桂、苏等地，50年代执教福建师院，讲授历史课程，知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教学经验丰富，传道解惑，效果卓著，无不为人所称道。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为国家培养人才，

桃李满天下，高足遍布大陆、香港、台湾等地。蜚声教坛，饮誉海内，但他并不以此为人生道路的顶点，而常以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、干到老”自勉。虽至耄耋之年，仍登台授课，工作精益求精，一丝不苟，真有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精神。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，和育人不倦的美好心灵，实属难能可贵，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教育家。

先生为人，一如其治学的模式，既有魏晋文人的风骨，又有五四时代的精神，体现了传统与时代双方的升华交融。他的突出品格，一是在不断学习中追求真理，服膺真理，极富正义感。青年时代就同情革命、支持革命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；二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崇尚澹泊与宁静。先生的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，虽几经坎坷，但能顾全大局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对己严，对人宽。一生不慕虚荣，置浮名重利于度外，其精神境界之高，实令人钦佩。

先生在世一个世纪，以诗圣的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衡之，可算高寿，一生成就也配得上他的岁数，教育、历史都成家，著作也很丰茂，真可谓身后无憾事了。而在有生之年，还深受党和政府的关怀，并给予全面评价和充分肯定。正如省委书记陈光毅同志在先生期颐大寿的贺词中所说的：“朱老是我省史学界、教育界的老前辈，在过去的七十个春秋里，著述授课，硕果累累，桃李满天下。朱老一贯秉性耿直，心胸坦荡，生活俭朴，这些品格难能可贵，值得大家学习”。

当此先生的纪念文集即将问世之际，追忆他生前之为学为师与为人，以序是书，益增敬重之忱。

曾 鸣

1991年10月24日

序

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之东方大国，重视史学，亦中国自古以来之优良传统。故迄今之世，人咸知尧舜与桀纣有别，伊周与莽卓迥异。综观前史，可以明前代兴亡之轨迹；披览乙部，可以求昔人贤愚善恶之遗踪；真可谓心驰千载之前，神游太古之境，以取前事之鉴，以为来者之师。苟无南董之志，班马之编，恒挥彤管之笔，不绝兰台之书，则时过境迁，往事如烟，纵有传说，如行五里雾中，不辨咫尺之间。故王充云：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沉；知今不知古，谓之盲瞽。然则对于古往今来之历史，曷能忽视哉！

莆田朱维幹教授，早年即专攻历史学，兼治教育学，迥出流辈。学成之后，历任中学教师、大学教授者殆七十年。开国以来，长期执教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，从事于教育、语文、历史等课程之教学工作，而尤侧重于福建地方史之教学与研究，与林汝楠先生共创福建地方史研究室，并积数十年之功力，潜心于乡邦史之钻研，撰成《福建史稿》，此实为我国第一部体系完备之福建省地方史专著，得风气之先者。回顾我国古代，远者如《吴越春秋》、《越绝书》，乃为早期之地方史籍；近者如浙东学派之开山祖余姚黄宗羲，十分重视乡邦文献，会稽章学诚，更为修撰地方史之身体力行者。朱教授之专心于史学而尤其致力于福建地方史，实继承我国治史及治地方史之优良传统，故能卓然有立，

其流风余泽，沾溉来者固未可量也。

抑且史为致用之学，治国者藉以知盛衰兴废之道，修身者亦可藉以明待人接物之理。朱教授之治史，于著书教人之外，更以之持身处世，济物利人。二十世纪之前半期，正革命风起云涌之际，朱教授支持进步，伸张正义，拯人于危难之中；后半期当新中国建立之后，则以满腔热忱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为祖国培养一代新人。

由是以观，朱教授之治学与为人，俱有足多者，故宜乎其享有高寿，计其出生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，辞世于一九九一年三月，年将百岁，即称之为百岁老人也亦宜。当其谢世之后，当事者辑其重要论文若干篇，暨同事亲友论文又若干篇，裒为一集，以资纪念。朱教授之立身与治学，略如上述，早已驰名遐迩，并有传世名著，当此集未梓之前，固已知其不朽矣。今复有此纪念文集，雪天鸿爪，多留几点痕印，多聚若干经验，尤足以发人深思，启迪来者，则知此集之不可或缺，而其功用也远矣。

韩 国 磐

一九九一年岁属辛未季春之月志

序

乡先辈朱铁苍先生是我省教育界耆宿，毕生从事教育事业，桃李遍布海内外。他从192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献身教育界，先后在中学、大学执教，足迹远及江浙、桂林等地。他把培育青年作为终生事业，在粉笔生涯中历尽艰辛，矢志不移，六十余年如一日。我虽无缘及门受教，但关于朱老讲课的风采，常从友朋处间接闻及。他善于因材施教，循循善诱，在启发诱导中表现出他的渊博知识和独特见解，不仅说理透彻，而且充满激情。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朱老精神焕发，精力不减壮年，不自觉地其年事之高，表现了老一辈教育家的风范。

铁苍先生也是福建史学界的老前辈、福建地方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。他从壮年起就留心乡邦文献，教学之余，从事福建史研究，常有论文在报刊发表。60年代初，他协助林汝楠同志在福建师范大学创设地方史研究室，开设地方史课程，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力量。几十年来，朱老对福建史的研究坚持不懈，即使身处逆境，也没有间断过。福建师大图书馆素以荟萃历代闽人著作闻名，朱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，遍览乡邦文献，积累了大量资料。我有幸见到朱老手抄的《〈四库全书〉闽人著作提要》，积稿高可盈尺，从中可以窥见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严谨学风。洋洋九十万言的《福建史稿》就是他的一部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。就论述的系统和材料的繁富而言，这是一部福建史研究的奠基之作。福建史的研究一向比较薄弱，也比较零散，建国以来，运用

新观点，系统地叙述福建地方史的，《福建史稿》还是第一部。它所征引的材料，从正史、方志、别集到野史杂记，有印本，也有抄本、稿本，十分广泛，有些材料是第一次发掘出来的，充分说明作者用力之勤和涉猎之广。朱老的著作，和教学一样，也有两个特点，一是多有见解，二是富有感情。书中的论断大抵出于自己考证所得，不随声附和他人。过去人们说梁启超先生笔端常带感情，朱老的文章也是如此。《福建史稿》是一部学术著作，但时有激情流露。它对麻沙刻书业的评论，对莆仙人民抗倭斗争的颂扬，以及对太平军入闽的叙述等等，都渗透出一种难以掩抑的激越之情，爱国之心、弘扬祖国文化之念和正义之感，跃然纸上。

在著述中表露爱国忧民之心，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。铁苍先生对祖国文化的激情并不是偶然的。他一生追求进步，热切盼望国家独立富强。早在北伐时期，朱老就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北伐的政治主张，曾经在北伐军入莆时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出席军民联欢会，并和莆仙中冀党组织的创建人陈国柱同志同台发言。30年代，朱老撰文拥护抗日，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，曾因此身陷囹圄。40年代，他坚持反帝爱国，多方掩护从事革命斗争的中共地下党人员。建国后，朱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岗位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尽心尽力，保持了一个教育家和史学家的高尚情操。

铁苍先生参与开创的福建史研究正在福建师范大学开花结果，这本《论探》就是一记。先生以百岁高龄溘然长逝，而音容笑貌，永驻人间。我应先生哲嗣朱旭同志之约，谨撰数言，并表悼念。

李 瑞 良

1991年11月30日于白楼小寓

风范长存的宗师

我们编辑出版这本《福建史论探》，是为了纪念福建师大历史系百岁老人朱维幹教授。

朱维幹又名柏青，号铁苍，福建省莆田县人。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大学，攻习历史学和教育学。1923年大学毕业后，曾在福建、广西，浙江，上海，江苏等地任教授业。在教育园地上，朱维幹先生辛勤耕耘近七十个春秋。青年时期，他初步教坛，就以教学效果卓著而崭露头角。他讲课条理清晰，层次分明，剖析透彻，循循善诱。他尤其高兴学生登门问难质疑，以便因材施教，引导学子深入钻研。这种耳提面命的教学，使学生得益匪浅。在高校任教期间，朱老先后开设七门课程，学生们常被他渊博学识所倾倒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朱老还以86岁耄耋高龄登坛授课，并招收研究生。人民教师如春蚕吐丝不辍的精神，在他身上明显地体现着。辛勤的耕耘，自然会结出硕果。朱老桃李满天下，高足遍及大陆，台湾，香港等祖国各地和欧美许多地区。一大批社会栋梁，是他亲手培育成材的。

朱维幹先生学术兴趣广泛，著述甚丰。他一生发表的论著百万字，内容涉及社会学、民俗学，民族学，考古学和语言学等。当然，他学术造诣最深的是历史学。80年代问世的《福建史稿》，是他呕心沥血数十年的晶品。这一部拓荒之作，作者以不虚不妄、求实求真的严谨治学态度，把福建史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特

别值得一提的是，50年代中期，原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林汝楠同志受屈被贬到我系。是珍珠，放到任何地方都会发光。这位老共产党员与朱老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挚友。俩人在艰难的处境下，竟联手在我系创建全省第一个专门研究福建史的学术机构——福建地方史研究室。几十年来，在朱老的具体指导与推动下，我系福建史的研究，取得可喜的成果；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材、搜集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和资料，发表了一批有质量的论著。朱维幹先生是我所熟悉和敬重的，而林汝楠同志则从未谋面。面对这些成绩，我不能不敬佩这二位有识有胆的前辈。我们只有把敬佩和怀念，全都倾注在这本“论探”之中。

朱老一生热爱祖国，热爱桑梓，不倦地追求真理。20年代，他拥护北伐政治主张。当第三路北伐军进入莆田时，他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军民联欢会，在会上慷慨陈词声援。30年代，他在莆田一家报社任主笔，面对黑暗时政，拍案而起，撰文抨击，结果不仅被迫辞职，且遭当局逮捕，身陷囹圄。40年代，他以职业之便，积极进行科学、民主、反帝、爱国宣传，为中国革命胜利而呐喊。从中共莆田地下组织建立以来，他就与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，多次冒着生命危险，掩护我党干部幸免于难。

朱维幹先生心胸坦荡、秉性耿直，对社会上丑恶现象，常横眉怒斥，而置个人得失于不顾。他生活俭朴，长时间以来靠微薄工资，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而从未怨言。在他身上闪烁着老一代知识分子贫寒不移志的可敬品格。

1990年11月，福建师范大学曾隆重庆祝朱老期颐大寿。省委、省府、省人大、省政协领导或发来贺信，或亲自到会祝寿。他的海外学生也送来礼品。五百余人欢聚一堂，祝愿他长寿再长寿。1991年春节，我和几位同事到朱老家中，向他祝贺新春之喜。几句寒暄过后，百岁老人提起了“意见”，说没有具体科研任务，闲

寂难耐。真是壮士暮年，雄心不减。又谁知，时隔月余，老人家竟驾鹤仙去。我们痛失良师，但宗师风范，定然长存于人们心中。

唐 文 基

1991年5月

目 录

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	朱维幹 (1)
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林俊所领导的福建农民起义	朱维幹 (11)
福建少数民族的摩崖文字	朱维幹 (44)
麻沙书话	朱维幹 (49)
明季莆阳曾鲸吸收西法的写生画	朱维幹 (59)
北京闽中会馆研究	<u>王民 林国平</u> (67)
明中叶福建农民起义的原因和特点新探 ——兼论明中叶后福建农民的反封建斗争	陈元煦 (99)
从斋教的社会成份看古田教案的起因及其影 响	<u>谢必震</u> (116)
“一一·九”起义 ——辛亥革命在福建	范启龙 (128)
福建反直三角同盟与昙花一现的“建国军政 制置府”	陈贞寿 (147)
福建地方军阀的兴亡和特点	陈能南 (163)
福建商人与妈祖	张桂林 <u>罗庆四</u> (178)

- 试论福建发现的西班牙早期银币及其影响
徐心希 徐六符 (192)
- 清代福建田产典当研究.....彭文字 (211)
- 论19世纪上半叶福建的经济形态.....陈 铿 (236)
- 福建古代海防述论.....卢建一 (257)
- 从“万年清”舰船始末看晚清海军的兴衰
黄国盛 (272)
- 日本华侨、华人的关帝信仰初探.....童家洲 (279)
- 试论福清旅日华侨的若干历史特点
叶 莽 李少雄 (292)
- 略论陈文龙的爱国思想及其抗元斗争
陈培坤 (306)
- 陈第军事思想初探.....杨起予 (316)
- 孙道仁与福建军政府.....程镇芳 黄国盛 (330)
- 黄乃裳思想演变初探.....詹冠群 (346)
- 福建师大历史系收藏契约文书概述
周玉英 (363)
- 福建师大历史系藏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经济文书选辑
周玉英辑 (379)

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

朱 维 幹

台湾，吴志称为夷州，隋书称为琉球。台湾的名称，明中叶才有。面积3.6万平方公里，是我国最大的岛屿。从国防来说，它象在西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，守护着我国东南八省。这里气候和煦，土壤肥沃，是个物产丰富的宝岛。

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，福建沿海人民很早就到台湾开发。早期的拓荒者，多死于烟瘴，不得归葬家乡，故称新地为“埋冤”，闽南音讹为台湾。然而土壤膏腴，雨泽丰沛，植蔗也好，种稻也好，都适合土宜，无不丰收，使糖和米畅销外地，所以由内地东渡的，还是源源不绝。明万历末年，颜思齐率众入台，壮志未酬，即已去世。郑芝龙受编内渡后，福建大旱。^①巡抚熊文灿和郑芝龙商量，用郑芝龙的船，运载一批饥民，每人给银3两，3人合领耕牛一头，渡海到台垦荒。俟垦荒有效，衣食有余，纳租给郑氏，台湾因此渐成邑聚。

荷兰人脸白须红，明史称为“红夷”。17世纪时，荷兰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。明万历廿四年（1596），有四只荷船开到万丹，打通了驶往远东的航路。不久就侵占了爪哇群岛，在雅加达立商埠，在帝汶辟农场。荷船陆续到印尼，商人内部竞争剧烈。

^① 闽中哪年大旱？郑芝龙受编在崇祯元年（见道光《福建通志》卷129，“明宦绩列传”，熊文灿于崇祯元年为巡抚，四年去，大旱当在崇祯二三年间。

明万历卅年(1602)，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，筹集资金650万盾。^①贸易范围，西起好望角，东抵麦哲伦海峡。公司向国会（荷兰联省议会），缴一笔税金，取得若干特权，可以招募军队和宣战，亦可以和土著君主，缔结条约。公司实权，属于17人的董事会。董事皆荷兰富豪，握有大部分股票，成为殖民地的发号施令人，并能左右荷兰政府的决策。

荷兰殖民者得陇望蜀，要在远东称霸。明史荷兰传说，“自佛郎机市香山，据吕宋。荷兰闻而慕之。万历廿九年（1601），驾大舰，携重炮，直逼吕宋。吕宋人（西班牙人）拒之。则转逼香山澳（澳门）。澳中人（葡萄牙人）谨防御，始引去。”海澄人李锦，与奸商潘秀、郭震久居大泥（马来亚南隅），勾结荷人，怂恿他们取澎湖，以为根据地。万历卅二年（1604），荷人驾两艘大舰入侵澎湖，伐木筑屋，为久居计。要求互市，被福建疆吏拒绝，十月末把船开走。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荷将高文律，以船舰六，兵二千，再踞澎湖。

从明史记载来看，有一点殊属疑问：即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，是否在开启二年？当时芝龙尚未受编，以台湾为根据地，岂容荷人夺取？延平咏复台诗云：“开辟荆榛逐荷夷，十年始克复先基。”自注云：“太师芝龙会兵积粮于此，出仕后，为红毛荷兰夷酋窃踞。”^②由此诗自注来看，荷兰殖民者窃踞台湾，当在芝龙就抚（崇祯元年）之后。复台诗又说：“田横尚有三千客，茹苦间关不忍离。”这就是说，当芝龙就抚时，亦有人不随芝龙内渡，仍留在台湾。连横《台湾通史》云：“当明之世，漳泉地狭，民去其乡，而拓殖南洋，西至台湾者亦夥。及颜思齐至，星

① 萨尼西尼巴：《印尼史》云：荷币叫作guilder，译音为季尔盾，华侨取尾声，称为盾，每盾约合美金四角。

② 郑振铎：《玄览堂丛书续集》。